

节间词话

怀旧

■ 吴亦煌

年到了，冷雨从天上飘下来，心情似乎也有一角的湿漉，突然想起了一些往昔的事情，不知道这不是怀旧的心情。

记得有个小品《粮票的故事》，说的是老爷爷喜欢给孙子讲故事，每次讲的都是《粮票的故事》，而且总是当做新故事来讲。老年人没了记性很正常，我的老母亲已九十高龄，很是健忘，每次给她打电话，她总是复述着已经多次说过的事。但是，回家过年时，兄弟们聚在一起跟母亲聊天，母亲突然提起自己小时候跟随我的曾祖母逃难的往事，所有细节历历在目。那件事发生在将近八十年前。这种反差，印证了一个事实：人是有怀旧的本能的，老年人纵然记忆力衰退，但对陈年往事却难于忘怀。

岁暮年尾，春节骤临，这是中国人最怀旧的时节，此时对故土的思念，对老家的归心似箭，尤为甚然。春运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前后，航空、火车等各类交通部门可谓生意兴隆，而且常常一票难求。因为对于外出工作、学习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否已在外地成家立业，只要条件允许，必须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去过年。踏上故乡的土地，仿佛投入母亲的怀抱，给人的是一份安宁，一份温馨。

我的家乡在浙江，来到海南已十六个年头，自己的小家庭也定居海南，早已认定这个宝岛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对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的思念，每逢春节总是不忘给航空公司捧个场，举家返乡，纵然花掉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也在所不惜。当飞机在杭州机场降落，便急冲冲地赶乘机场大巴奔赴老家，心里揣着一份莫名的激动。

其实，海南人也是有很深的故乡情结的。据说海口市区的交通在春节期间是最通畅的，因为外地人回了外地，海南本地人也回到自己乡下的祖居。在从前，中国人外出挣钱，最大的心愿是回到故乡置几亩地；现在回乡置地的不多，但在故乡建个祖屋还是不少的。据我所知：出门在外的海南人对祖屋的感情特别深厚，有钱就翻新，没钱至少原样保留，绝不拆除。留住祖屋就是留住根，留住祖屋就是留住一份念想。海南人如此，岛外的人如此，而台湾同胞或已融入异国他乡的华侨同胞，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与人好生相待的情景，在怀旧的中国人的生活字典日常浮现。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多少事，结交多少人，心中总有一群人始终无法抹去，那就是儿时的玩伴。“糟糠之妻不下堂”，说的是中国人对待夫妻关系的一种态度，流淌的是一种传统美德。在中国，几千年来巩固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主要依靠的是亲情。亲情之中包含着责任、担当与奉献，传递着爱与温暖，不作排山倒海状，只像山泉一样细水长流。这样的情感才能愈久弥坚，这样的夫妻才能白头偕老，这样的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这样的文化才能一脉相承。

中国人的怀旧心绪里，也包含着叶落归根的情结。古代官员到了退休年龄往往要告老还乡，回到祖籍。即便是今天的中国人，当自己在医院里病得无药可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回家。至于百年后魂归何处，还是主张待在自家祠堂里享受子孙的供奉。

怀旧作为一种本能的情感活动，无可无不可。不过，所怀之旧很有些讲究。有一次与母亲聊天，我无意中说到自己小时候挨打的事，母亲便很生气，说我没良心，只记坏不记好。其实我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小孩子顽皮，屁股上挨家长几个巴掌很正常。不过，从母亲的反应中，我明白了哪些旧事应该记得，哪些旧事应该忘却。《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心地善良的长妈妈，严谨治学的藤野先生留给先生的是终生难忘的记忆；便是那小小的百草园，也使先生那早已沧桑的心泛起一圈童真的涟漪。回味昔日的美好，犹如欣赏自己的旧照，会使人感觉其乐无穷。至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除了该从中汲取些教训外，还是忘却的好。

浮世绘影

■ 韩芍夷

她瘦小，敏捷，走起路来，腿脚轻快，我跟在她后面，得加大步伐才能跟上。她声音宏亮，笑声朗朗，底气很足。尽管是初次见面，我却觉得，我们已经相识许久。如果不是她亲口告诉我们，我绝不会相信她已经78岁。她，就是海南椰雕艺人彭淑英老师。

选择在她家采访，是为了看她的椰雕作品。那是一件她年轻时制作的《高脚莲花双龙吐珠盒》，这个色泽浑黑黑的盒分三部分，盒的弧形用两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的有简单图案的椰壳叠贴而成，盖顶，也是用三块大小不一的圆形椰壳叠贴而成。杆的部分，是用大小、薄厚、弧度一样的椰壳拼成圆灯笼状而成，每一瓣弧形拱起的椰壳间，还镶嵌着一块椭圆形的贝壳。真正的功夫在盒的主体，它是个完整的椰子壳制作的，采用的是镂空浮雕的手法。盒体上下部的图案是花草和祥云云环绕，镂空部分的底纹是桂花底，中间部位的图案是两条龙围着一个圆滚滚的珠，两个昂扬的龙头，虎虎生威；两只弧形上翘的龙尾与龙爪的力量相得益彰；龙爪和龙身上的鳞片比又清晰，龙须的条纹，毫厘可数，整条龙都刻得鲜活灵动。祥云凹凸的立体感，层次感跃然椰壳上。此盒雕刻工艺复杂，盒的开口是莲花口，盖与盒的接口的无缝对接，不着痕迹，让我对彭老师的

家在海南

木棉花中的城

■ 郭文莲

二月，外出数日归来，车子在大坡下高速后行驶在昌江大道上。两边绵延数里、姿态各异、争奇斗艳的木棉林自然掩成一道拱门。木棉深处，雾霭阑珊，隐隐约约似有山的影子，这绿的树，红的花，白的雾，把一方天地营造得宛若仙境。刹那恍惚，将要去，是一座掩在木棉花中的城。

稍稍打开车窗，风息是温驯的，从繁花的春林里吹过来，带着一股幽远的淡香，携着一丝滋润的水汽，轻拂面颊，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更何况那满眼的绿树火红，一片片火红，一朵朵火红，加上雾霭的轻笼，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了。这嗅觉的，触觉的，视觉的极大愉悦和满足很快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如梦幻般翩然欲仙。

突然，手机响了。果姐来电话问，明天上午去看矿山木棉花，你不要一起？好啊，好啊。这等好事，岂能错过？

第二天上午，如约上了果姐的车，车上还有一位大哥，不用问，他是此行的向导。

过了东区检查站，车子前行一小段后出现一个较大的弯，弯里猛然呈现出十几棵木棉，那树干遒劲挺拔，泛着白，那花朵迎着阳光，红得魅惑。在右侧如山的碎石和山里层叠的绿色映衬下，在上午劲头正涨的日照照耀下，那些木棉更加扎眼，让人不由得停下车来，拍上几张照片。这才发现，路的左侧，几棵排在一起的木棉树下，不知是谁于何时洒落了一些碎的铁矿石，小的如蚕豆，大的如鸡蛋，清一色的藏青，密密地铺了一层，而那些碎矿石上面，竟然是一层刚落的木棉花！藏青衬托着火红，火红依偎着藏青，加上穿过林间洒下来的斑驳阳光，恰是一幅风格独特的画。

流连忘返者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矿山观景台。一眼望去，脚下是一个巨大的凹坑，坑周围的山被剥离成梯田般一级一级的台阶，坑底是一汪深碧的湖，恰似一颗绿宝石嵌在山间。果姐说，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亚洲最大富铁矿——石碌铁矿。遥想当年，历史的机缘，因铁矿而建城，石碌与铁矿联姻，县城嫁给了矿山，也是一段佳话。而如今，整座山的矿石已被采得所剩无几，露天开采接近了尾声。那一道道沉寂的层面，仿佛满怀历史的心事，无言地诉说着过往的曾经。采场四周，有绿树，有红棉，植被恢复得很好，不愧“花园矿冶”的美称。

从观景台下来，大哥说我们去看真正的矿山木棉红景观——深山古木棉。沿着山路，走向山脚的深处，偶见一些零星的采矿点和一些运矿排土的重型车。在一个静谧得如同隔

椰雕高脚莲花盒

手工技艺有了探究的兴趣，是怎样一种心性、定力，才能制作出这样的作品？这等功夫，不在椰壳上经过千刀万刀的雕刻和磨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准的。

从小喜欢画画的彭老师，18岁就从300多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进入海口市椰雕厂，成为15个考上的人里唯一的一个女生，也是当时厂里唯一的女学徒。她曾师从海南椰雕工艺大师高毓生学习浮雕，师从文必得学习砂底与花鸟画；曾被工厂送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跟黎雄才等老师学习有关象雕、椰雕的设计、绘画方面的课程。她就是专业的雕刻工。想象不到，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粗糙的椰壳，竟能在她那双并不起眼的巧手里雕得如此繁复、细致、流畅、传神，让我惊艳又敬佩！我抚摸着这个凹凸不平、线条圆润的华贵的艺术品，连声赞叹：“太不可思议了，三四毫米厚的椰壳，竟能雕得如此精细和有空间感！”

彭老师似乎已经习惯这样的赞叹，她的兴奋点不在这，她告诉我们，她此生最难忘的经历是1986年7月8日，受广东省国际公司委派，跨出国门，到位于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国科摩罗传授椰雕技艺。

彭老师在科摩罗带了五个科摩罗工人，教他们怎么选椰壳，怎么刨光，怎么拿刀，怎么雕刻。在科摩罗期间，她接到了中国驻科摩罗大使交

待的一项任务，制作一件椰雕工艺品送给科摩罗的总统阿卜杜拉。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她心里兴奋又忐忑，一点都不敢马虎。她选一个非洲的椰壳，亲自绘画、设计、雕刻，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纯手工制作了一个椰雕工艺品：《高脚莲花双龙吐珠盒》。就是跟这件一模一样，只是比这件的尺寸大一些。她认为，那是她至今为止制作最满意的一件椰雕工艺品，大使也很满意。这件工艺品，不仅展现了她椰雕技艺的精湛、全面，还承载、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双龙戏珠”。“龙”作为中华民族古老图腾，它兴风雨而利万物，护佑中华民族永享平安免遭灾殃，是中国吉祥文化中最重要符号。汉民族认龙为祖，自诩为“龙的传人”。腾空奔跃的蛟龙就是中华民族的徽标、烙印和象征。中国驻科摩罗大使馆的大使把这件精美的椰雕工艺品送给时任科摩罗总统的椰壳，竟能雕得如此精细和有空间感！”

彭老师家里还存有一套椰壳嵌锡浮雕茶具，这套茶具由一个茶壶、四个茶杯和一个茶盘组成。茶壶和



《希望的列车》(油画) 林金福 作

流年剪影

养鸡往事

■ 徐招治

童年时代的养鸡往事，让我对鸡总有些特殊的感情。

小时候，家境不宽裕，节俭的母亲就想到养鸡下蛋来贴补家用。母亲从市场上买来五六只小鸡，到家后找一个没用的纸箱，在箱底铺上一层旧报纸，毛茸茸的小鸡在纸箱内挨挨挤挤地睁着好奇的小眼睛四处张望，不时地发出“叽叽”声。

接下来的日子，照顾小鸡成了我每天的任务。我把家里吃剩的稀饭拌上一些米糠，再把母亲买菜时捡回的人家不要的菜叶剁细了撒在上面，蹲在旁边看着小鸡们争先恐后地啄食，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儿。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小鸡慢慢长大，母亲便让它们搬进“新家”——用木条钉成的鸡棚子，自然的，打扫鸡棚子的任务也落在我身上。

小鸡要健康长大也并非易事。鸡生病时，母亲就无师自通地给它们喂些药片，它们竟然也能“病愈”。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的鸡吃了捡回来的菜叶，突然就扑腾着翅膀躺在地上，很快就没了气息。眼看着它们接二连三地倒下，我们急得团团转，猜测是吃了喷洒有农药的菜叶引起的中毒，恰巧父亲的同事来串门，建议注射阿托品，母亲立刻到楼下的药店去买阿托品和针筒，给痛苦挣扎的小鸡注射，过了一会儿，已经奄奄

茶杯上雕上沙底和菊花的雕刻出自她的手。她说，在所有的椰雕雕刻手法中，浮雕最难，要使椰壳浮起来，有立体感，就要在薄薄的椰壳上雕刻、铲掉，才能凸起来，有技术，还要有耐心，要坐得住。她还说，1999年澳门回归时，海南省政府向澳门特区赠送的纪念品《椰树传说》和《天涯欢歌》两件椰雕嵌贝花瓶，她专门负责雕刻这两个花瓶的桂花底，她和两名工友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经彭老师以刀为笔、用心灵浸润的椰雕工艺品，消费了时间，也让时间变得具象。我想象她拿着雕刀在椰壳上一刀一刻的情景，想象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专注、倾心地用刻刀与椰壳对话，那时的时空是静止的，唯有雕刀在椰壳上游走，寄情山水花鸟，于方寸间沉浮出乾坤，物我两忘。

现在，彭老师家里还有一张专门雕刻椰雕的工作台，旁边有一个筐，筐里有几个半成品的椰子壳，全是她还没做好的椰雕。她眼睛的视力好，不戴老花镜，儿子、媳妇、亲戚想要她雕刻的椰雕工艺品，她就给他们做，有空就做。

也许，一个人毕生热爱一项工作，专注一项工作，也是幸福的。望着这位身心健康、心态平和又执着于椰雕艺术的老人，我想。

诗路花语

童年的光

■ 颜小烟

那时候，时间真的很透明，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可以打开春天的窗口，很小很小的孤独，裹着，知了一样的颜色，夹在泛黄的书页间。

童年的光，穿透记忆的门楣，冠南书报社的影子，越来越清晰。琳琅满目的书报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潮。

无数个夜里从梦中醒来，风从四面八方灌进记忆的巢穴——

小小的我，从街角走来，缓慢得像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每走一步，心口就幸福得隐隐发疼。

年味

■ 胡巨勇

推开腊月的窗户，从一场回归故乡的雪作为过场，年味的浓度，漫过腊八粥的醇香，漫过朵朵窗花的喜庆，以及一树梅花的呓语，在村口翘首期盼的母亲目光中，淹没了游子缜密的脚步。

比麦子饱满，比礼花灿烂，年味，是在孩子们脸上的花朵，被春联和年画映红，被腊味和鞭炮声滋养，年味，是拨动游子灵魂深处的归期，以候鸟归巢的方式，把亲情与乡愁重叠。

年味，是团圆的年夜饭，是喜庆的春晚，虚位以待的温馨，唤醒承前启后的梦想，在生活本色里破土而出。

回家过年

■ 周铁钧

从故乡启航，思念就无法靠岸，不论泊向哪个港口，也驶不出“家”的航线。

梦里的丰腴期盼，瘦成一张车票，轨道才卷尺般地回缩，把城市的喧嚣抛越越远。

路上的各种喇叭，都学会了用乡音呼喊，车门打开，涌出一份份浓浓的乡情，挽住亲人的守候，回家过年。

注视远方

■ 丁宇

注视冬日的远方，父亲伫立在思念田埂上，用一种深情涂抹着绿色的守望，每一次的回首，都有一份辛劳涌动在土地里，每一次的跋涉，都有脚印的重复与叠加。

聆听远方的钟声，父亲的目光是一幅对联，用一种吉祥祈祷着来年的丰硕。

